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六

圖畫

書所覩蘇漢臣瑞應圖 陳沂

南京内庫有漆毬守者相蹴戲久而中虛有聲成化間豎子從拆璺剖之錦凡數十襲内有三畫卷一閻立本王會圖一王維溪山積雪圖一蘇漢臣高宗瑞應圖並

為中貴留守者取之後積雪瑞應並藏於黄琳之富文堂弘治壬戌予往觀焉王會圖見于一玉工家琳走京師二卷皆逋質正德戊寅觀瑞應卷於王舍人宅嘉靖壬午甲申兩從張光禄家見之總十二幅其一顯仁皇后初誕康王之異其二顯仁有神人戒語之夢其三學射以二囊貯斛粟兩臂舉之而行其四康王欲金講好張邦昌副之其五將使金顯仁送之有小女抱四神擁出衆不能見其六王雲率民謁崔廟請使金衆殺雲其

七康王引兵河北以寛二聖顯仁卜碁占入九宮其八康王駐磁金衆大集路旁老婦云已過山東乃返其九次鄆州卜射飛仙臺其十遇白兎二射皆獲十一渡大河及岸氷解十二兵拔京城夢欽宗脫袍衣之盡宮室園池山河沙塞城市人馬之妙綃地若浮埃而青緑朱粉如新尚記王會圖人物長五寸具貌種種皆精絕夷名以八分書積雪綃長二尺餘色青緑頗失神矣二卷不知所在

跋王右丞畫真蹟 祝允明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咫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辨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濶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於數百年之後乎尚能于礲石斷裂搨本糢糊之後而忽得覩真蹟非人生大慶快耶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黄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内後宰門有丹漆巨梃

一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梃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閧進御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跋師子林圖　陸深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段有題名以古篆隷寫之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少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

文雅可補後來之郡乘滎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為師林如海作十二景余甞題其上頗有稱譽卷中之詩當出滎公無疑而詞翰畫皆簡捷按幼文名貢仕至河南左布政工詩能畫吳門四傑其一也師子林在吳城東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奇勝則好聚奇石類狻猊故取佛語名菴首圖一石題獅子峯者是已或云則得法於本中峯本時住天目之師子巖葢以識授受之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人而跋尾

稱如海師豈即其人與但榮公跋於永樂丁酉似為其徒搆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之歎而興感於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於師子林為所拒至夜漏深以微服往叩後門求見有僧瞑目端坐止以手捫其頂曰和尚留得此在葢榮公功成貴顯猶本僧服故不曾蓄髮徐云和尚撇下自己事却去管别人家事恁麽榮公憮然而去可謂本教中之喝棒手乃大善知識豈即維則與又聞榮公法名道衍嘗學

於相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盡得其兵法機事執弟子禮豈還吳所見乃應真耶顧風旨嚴峻粃糠事功異學中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也暇日偶閲此卷因重裝之聊記於此若師子林之題詠尚多而幼文亦自有作天如詩尤可誦併録於後以資閒中之一覽

跋陽關圖　陸深

右唐王右丞詩世所傳陽關三疊詞也調存而疊法廢往在京師日與王陽明都南濠論此或以為每句作三

疊歌或以為止歌落句三疊迄無定論而紀載亦各不同意當時必有譜而今無所於考也或以為每句一歌每歌一疊輙減二字至三疊則歌三言矣言皆成文頗有紆徐婉曲之調似盡離别繾綣之情殊為有理而亦未知卒合於本詞否也此圖余所藏李嵩舊本思齋子命工摹之西土景物鵠鵠有思致可備覽觀非徒以工為也因録本詞於左方并識是說以畱於思齋子

巫山圖序　胥善言

巫山圖為金川名族子周敷典之所寶愛何也圖後識以私印字已莫辨惟吳遠二墨字尚如故且圖之氣韻骨力各臻精妙令人所難到為古畫無疑是宜寶愛於敷典也巫山在夔府有十二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棲鳳登龍聖泉是已如圭立筆卓森列霄漢間下臨大江誠西蜀之奇觀故為遠所極意者歟敷典讀書好奇志存四方自少於荆吳之區齊魯之境上及南北二京皆躬歷而目覽其勝充然于

懐所歎者西蜀未至耳乃於巫山未嘗一覩也日者寓
北京偶得此圖遂謂足以副平生所望而為之寶愛也
如是予惟山川者地所以設險也有土者或憑藉為之
保障巫山固蜀之險矣昔在三國與五代之季雖欲為
之一覽奚可得哉方今聖徳遠播守在四夷好遊之士
不限所之一無不可者敷典果有意乎異日泝洄三峽
目擊所謂十二峯載披兹圖以較形似於錙銖呼山靈
而叩之歸悉其勝於予為一賦之一洗陽臺雲雨之荒唐

未晚也

周南留著圖録序　趙貞吉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賜休還山道經周南時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鎮撫節鉞駐此相見甚歡頃之即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薄遊函崤間留著四圖並賛詩予亟讀一過歎曰逸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君曰觀子殆將從此隱矣可不為我稍著書若任君耶予即欣然諾之既而悔其嫌於掠名也遜辭避去乃蔡君使人索

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其勤意為述七圖畧加序説命兒曹録寄蔡君如左夫予是七圖者雖有所授然徒抱空文未踐實事心知意義而口不能言聊為蔡君傾囊似與任君闘博誠不知其為可第余意則有説矣予西極鄙人行將掩其聲光與竈兒田畯為伍愈與世落落中原有道何以知予名姓而一開度之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附任君之掞藻藉蔡君之延聲俾具眼老作家人稍喜予之亦能窺取一斑庶飄然御風

而西為予啓重關之鑰決剖瓜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木之文遂種投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幸事也哉蔡君處東溟予還西海萬里雲山從此別矣是書也其為予置之笥中遇擇法之人試為一展予予日望之俟之勿謂予開眼作寱語也

李光禄使大同圖序　趙時春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錐聲華四暨宇内鼓動於華胥鈞部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鹵摶前擲鹵顱

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曼之樂動費千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軋轂而奉使鈎袂蓋所以養豪偉梟雄之氣以竦鬼魅獍蜮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復予犒軍金數萬於是同郡光禄署署事李麟持符載綱以往宣布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旄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為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效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為報哉雖然此

虜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於卿士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守匹夫為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慘而姦宄為喪志況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為天子之比戶者邪間者鹵數犯塞為疆守憂此于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為最下辱致死之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効死於讐敵鹵酋之頸寧足繫而鹵之膏血寧足汙輪蹄也何獨聞於古之人

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吁之以其名則𠪨奉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偉梟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為豪偉梟雄之報奉使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銮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同之士爭為豪偉梟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於疆守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古者自天子逹於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即其茇舍觀之與馬僕從之不繁供億饋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銜必書觀農則猶餼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為規警何其親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問及土俗者則鮮矣況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事漫行越俗則里正沿門戶雖呼集器什謹候積夜逹旦不休至則鉦鼓旌旗舟車若蝟田野人素不識

官府咸驚走奔竄懼衝突為罪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速去為憾於乎無變今俗雖鄉置田畯月歌豳頌何益乎嘗聞周文襄巡蘇州攜一老隸裹數日糧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餓則就饁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旦令老隸自炊旦食食已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遼邈也而俗已頓異如此可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宣平嘗春行勸農人即異之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事習則忘異則

傳蕭君特稍舉其職耳而宣平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召伯則文襄之事應不復傳傳者衆則行者益寡吾是以悒悒矣雖然稍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怨咨未嘗忘也知頌已矣又為之圖極其聲容之慼以張大其事而懐怨嗟者不過誹於腹議於巷而已矣未有數犯訕上之誅以白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處其薄而民之自處其厚也蕭文襄里人其存此圖盖將以自警云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俞允文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君以為此五種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所得辯才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者于時詢摹特為逼真即勒置禁中石晉時為契丹攜往定武慶歷中韓忠獻公堦李以石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守定武以石代輸匣寘藏于庫熙寧間薛師正之子紹彭又摹之他石劖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而定武蓋有三本

矣且古刻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二種尤延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伯以肥者爲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劉損紛紛似無可據褚遂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偶爲休寧金君述其始末云

書羅浮圖　許炯

羅浮南海之望也環三百餘里其高十二倍之峯以百數飛雲玉鵞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最著洞以

十數金沙石臼朱明朱陵黄龍黄猿水簾蝴蝶最著石之奇者二曰跳魚曰伏虎池之奇者二曰阿耨曰夜樂泉之奇者一曰卓錫石門可以容几席石樓可以望滄海鐵橋鐵柱其絶幽者也山有龍筵竹其大數圍有五色雀貴客至則先集山下多梅花幻惑變化不一而足昔傳有山浮海而來與羅山合鐵橋其斷處也其說不經按道書十大洞天羅浮其一也自佛老之教行其徒欲廣大其道則盡取天下之名山勝地而籍之以為已

有故凡一壑之幽一丘之邃則必有浮屠之宫老氏之觀在焉而吾儒養靜之區反無所得吁亦可慨矣是山在晉時有抱朴子王野人者因採藥居之相傳仙去故言是山者必歸二人焉余以為非也既有天地即有此山非二人之所能據而山之名天下則亦豫章羅氏有重焉豫章習靜羅浮以其學傳李延平延平傳之朱考亭氏實為斯文之山嶽則是山也非儲精發祥之所自與余嘗論天下之山有八皆聖賢之所基也非浮屠老

氏之所能輕重其一曰歴山舜之所耕也底豫之化成焉其二曰會稽禹之所探也受命之符出焉其三曰岐山文王之所都也麟趾之政行焉其四曰首陽夷齊之所避也君臣之義明焉其五曰崧嶽申甫之所降也中興之蹟賴焉其六曰尼山仲尼之所禱也大成之聖鍾焉其七曰羅浮豫章之所習也道統之傳始焉其八曰武夷考亭之所修也著述之功就焉或為君或為師故所過者化而其地賴以不朽下是則東山之妓女終南

之捷徑且以為山靈羞矣山之遇不遇亦有數哉在易艮為山其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故必如數聖賢之得其所止而後可以為山之配浮屠之寂滅老氏之清淨皆不得其所止者也又烏足以為山之重乎客有遊羅浮者繪其圖以歸閒以示余余覽之有感焉識於其端以告乎好遊者毋徒曰抱朴子王野人者云

趙子昂畫　邢侗

榮祿公膚如瑩玉神比秋泓以故點筆揔閒率多幽致

此卷疎木叢篁巉𡶟献態與片石相為掩映風流楚楚政不在多無亦魏國仙姬衣紫半臂呼茗對啜已復倚水晶宫檻納罨畫涼颸於時徵榮禄作此耶榮禄他幅類多重巒厚嶂采翠爛然此乃獨標神秀西子未嫁吳王時都謝鉛華衣白苧衣江頭浣紗則庶乎近之矣

跋錢塘夜潮圖　丁養浩

右錢塘夜潮圖一卷新安王君甫用賢得之杭僧杲僧藏自先世蓋杭人之所作也其絹素筆意悉出前元而

題者乃紀宋之年號豈其不忘故主故追録之歟嘗觀元人入杭之日駐師江津潮三日不至今此圖月夜潮生奔騰振迅使棲鴻宿鷺無不驚飛於烟霧蒼茫之濵其怒氣若可畏矣然不以懾敵人於昭昭之際而以駭羽族於冥冥之中豈子胥之氣有時而消歇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噫

綱鑑甲子圖序　劉應期

王介甫讀蘇子瞻表忠觀碑語坐客曰子長諸侯王年

表也余蹤之太史公譔史記百三十卷五十萬餘言諸
表蓋衆文之特者近衡家多軼之不載豈云識其大者
哉夫文至者聖人不易春秋因於周禮漢書改書為志
餘皆準于長子瞻以文章狎侮先輩自謂無不如意砰
文述趙清獻奏不增損一字何耶余嘗手温公目録諜
昉表例作一紀年徑圖縈袤難就後從閩友林守一得
綱鑑甲子圖一幅脩四尺廣二尺有竒中書甲子六十
每偏十八行右縮數五十二起周威烈王丙辰左訖今

崇禎某年羸其餘共三十五甲子上以朱額歷代中每眼籍元某改元某歷年永短統之分合終始數悉具懸壁觀之二千餘百年間若列眉此必闓先民所授受殆傑搆也余受而學之以示同學黄太冲太冲復為溯堯甲辰補之倍前圖不及二甲子纂成余則以紫陽因治鑑著綱目斷自威烈與孔子書始堯春秋始平隱同令仍闓圖之舊劈幅為三每幅右加甲子一行首弁序伸三圖於後而卧之變為手幀覽乃縱焉有所記憶可探

袖得也置序於巔以次移三圖縱為橫綴之紋如亓字匈其上猶舊圖矣亦易卦方員圖之法與後有作者當不復易之併載舊題云歷代紀年貫繫甲子無遺矣雖正統之義未明昭代之紀未備姑俟稽古者考証焉

明文海卷三百十五

明文海卷三百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七

技術

贈地師詹仲芳序 朱升

葬書之道二形勢也方位也形勢如相人之許負方位如推命之李虚中二者各精其一已足爲術合而一之人焉廋哉自楊救貧以前皆合而爲一蘁爲閩贛不能

合者蓋四百餘年中間宏博碩大如王朴之孫伋趙卿著指蒙書撥砂詩心經等文出入經史幾於得乎形勢之綱維方位之領袖達者尚有憾焉况其餘乎里人詹仲芳世傳閩術也而學於贛自以為盡贛術矣而猶講學於閩足力到目力熟人皆信之方將進焉而不已里之治此而能行者未有或之先也青出於藍氷寒於水其吾仲芳乎余故喜斯道之將昌而閩贛四百餘年之判而不合者其將合於吾歙矣故書而贈之

書徐進善三命辨後

蘇伯衡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葢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磅礴於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歴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内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

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絶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禀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禀賦禀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

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晩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于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説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

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

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嚴石斗
絶其兎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毛至八九月霜降
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毛愈勁宣湖又山郡兎
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
難而腰強為難鋒齊者頗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
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
書然知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誕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
於為筆不在馮陸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

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犀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送畫史李約禮序　劉崧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

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覯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黥也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嘗謂史官為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為書或徇愛挾忿為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備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

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繇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如畫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盧陵李約禮者為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宛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為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盈縮于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輙為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

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䖏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林月鑑江湖勝覽卷跋　程敏政

泉南林君論精相術薦爲其邑之陰陽官凡三入京師矣每至而名益奇或以月鑑號之者間因武進陸君廉伯以見予袖出一卷詩曰江湖勝覽皆朝之名公卿投君之好而予之者也予觀世之達官貴人類能爲君以自重雖賢者以公務見至累日終以事辭者有之幸一

見或不交一語以退蓋雖負天下之志者亦無自而吐其尺寸焉惟挾風鑒禄命諸術者不獨走門下即見至折節傾倒惟恐不盡焉或聞其名而物色之不獲則悵然以為失士予於此蓋竊羨夫負奇挾藝者之遇而亦不能不慨夫為人上者其下之盡言不在彼而在此也若林君之見遇於公卿豈不以其言之多中哉顧其相予乃獨以為異日當大顯夫人豈不自知予以此又竊懼其言之不中將自予始矣昔嚴君平賣卜各因其勢

道之以善而言之中不中弗計焉今出入公卿閒得行其言者蓋莫如術士林君往來江海之上巖穴之下與夫邊州僻郡目所經者將無有遺才隱處守道履貞之士而力不能自通者乎如見上之人語及之使天下之賢者或因君而有聞焉則予又將重慨夫月鑑之名在此而不在彼也

雪心賦句解序 胡翰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有

形法家相地與相人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深雅奥誠有至理而不出於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楊諸君子葢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目不逮古人乃相與鬬合為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故其學之易入而其行之易售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凶如是則人可以為曾楊而何取於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

體於水泉蟲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
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
不審也聽於庸醫而闕其親之生年與聽於陋術而危
其親之遺體其為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
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㴸雲集言
人人殊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為說其誦葬經者葢不能
以句而何望其踵曾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
以葬經為主旁通儒書尤究心於文公及蔡西山父子

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絶之其為人扦穴率有證佐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為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陋於術者反從其後訾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贋不分往往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健者不能聽其决也子期以唐卜則巍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彚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為之解譎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於世之慈孝者矣予竊因之有感焉世之號儒

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葬經而濫例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道一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黨之士或當愧之此予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重刻劉河間保命集序 章拯

沙河姜居安自謂江右世醫國初有官院判者故蓄古方書頗多予嘗取而閱之茲且梓願以次刊布河間保

命諸集予惟金源立國於時衰亂極矣而天地好生之德乃於醫發之河間東垣劉李繼出以闡素問之祕以續生人之命而皆處士高尚不汙於世其術之妙豈惟南宋有所不逮自元迄今蓋未有或之先者吾鄉朱丹溪固河間三傳弟子兼法東垣而時出之然俗師之論則以東垣之學專主持守乃王道之醫河間之學專事攻擊乃霸道之醫不得其門妄生分別而河間之書隱矣殊不知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河間固醫中王也若夫

一於持守則諸邪填塞長病而迷禍一於攻擊則正氣與邪氣奄忽而俱盡此學之者之過也於二公何尤抑予又觀傷寒直格而得其所以為說大約謂輕微之症可以正治若病重危則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蓋藥氣從順於病氣也正治之法猶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故病熱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自愈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悅之其始雖從其終則逆可以去其邪而歸於正又謂救人火與

龍火異人火得草則炳得木則燔得水而滅龍火得濕而炳得水而燔以人火而繞逐之則其火自滅耳推此言也匪直醫人固可醫國矣偶因時論之異而深有感於斯言故為表而出之

醫史序 李濂

醫史者余輯前史所載方技列傳以為學醫者之正宗也前史無傳而諸名家文集有為之撰傳者亦採録之都無可攷而醫術顯著者則僭為之補傳蒐羅訪索凡

得七十有二人而古今之名醫畧備矣或曰醫小道也
子孳孳焉輯之何居嵩渚子曰醫道淵微非言可盡非
通乎天地之化明乎陰陽之理達乎運氣之旨察乎事
物之賾者弗足以語此儒者以是為小道謂其但周乎
一身之用而不足以該乎經世之學耳若推其極究天
人原性命洞經絡晰表裏幽贊神明功奪造化天下之
道葢莫有大焉者矣顧可謂之小道乎哉醫史之輯所
以植準的示龜鏡存軌轍將使天下後世學醫者以是

為師庶弗迷於向往云爾較之輯書史畫史者玆不切于用乎曰何為其切于用也曰人之有生也養身事親慈幼之所當講者有急於醫者乎吾儒致知格物之目亦多矣其間最關於軀命者有踰于醫者乎孔子之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程伊川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是故古之君子修己治經之餘鮮有不致力於醫者今之君子學業法律之外顧於辭章字畫殫精敝神為之而於父母之弗安也已身之失攝也昆弟妻子之遘疾

也則諉之庸醫以試其術其不能無憾者弗少吁可謂不知務之甚矣故諺有之曰攻碁不若攻詩攻詩不若攻醫其有見於此耶曰攻醫之要上遡靈樞中探金匱下研金元數子之書可矣而奚事往蹟之求曰往者來之鑒也古者今之式也歷代之有名醫猶歷代之有名臣也名臣行道濟時所謂達則為良相也名醫活人利物所謂窮則為良醫也抑歷代名臣各有史傳近代又有言行録傳世唐甘伯宗始纂名醫傳七卷紀遡古以

迄於唐之醫而世無傳本宋許慎齋紀五季以來之醫有圖而無傳近時豊城楊文恪公廉嘗著名醫録又畧而不詳讀者少之然則醫史之輯可容已哉曰與其輯醫史孰若輯方書之尤切於用乎曰古之上醫要在視脉脉理既明病乃可識脉之玄妙難以言傳意之所解口不能宣也執古方以療今病不惟不能起病而反增劇昔人嘗有是論矣故曰不知方者之輯方猶不知詩者之輯詩一詩未工何損於事一方未善為害曷窮甄

讎許胥宗李杲皆古之哲醫也而並有輯方之戒惡可孟浪為之以誤人耶曰方劑弗可輕輯則吾既得聞命矣而醫史之輯也果益於斯世乎曰益哉人能常閲是編可以窺醫術源流之正可以諳入門造奥之階可以識攻擊滋補之機可以得未病先防之道可以養身可以事親可以慈幼裕乎己而周乎人實為有益之實學而詞章字畫之藝舉非所當先矣曰子之言良是也請備録之以為醫史序

送日者丁鳳序　劉繪

支干相重窮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此有盡之數人生所值遂可以言命乎予謂此乃人生所感之氣然也元命變化之神超然在形上恐未可執而求焉天地之氣陽變隂合而生五行五行各有隂陽則十干十二支所生也氤氲雜揉流行晝夜而人生遇之其間刑合盛衰可以積算以生尅制化為官印禄馬亦自然之配中為福偏為禍成格為福非格為禍乃論氣之純駁爾故星

家之談多驗蓋察於氣機之際其說不可廢也人之生與萬物同物生於七十二候非其候生者不存活其由人力薰蒸灌溉非其時存活則意味俱逆而不暢達非所得之正氣然爾今支干之重有數天下之生無數其八字全同者千萬中不一二見比其布散分列條貫森然弗亂雜非有神物司之乎夫可推者氣也命不可推也若紂為王西伯為因顏淵夭盜跖壽其謂長平坑卒南陽貴士者命也唯上智能察也丁生善談五星迺與

之語

言醫贈葛君汝敬　祝允明

世遷道裂人習茍陋口以耳言足以目行胥四海而一其能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無幾由小大之務人皆若人習皆若習萬事如何而治哉又甚者以偽襲之昧自曰解卑自曰高繆自曰是噫若之何哉余將評隲今古因不勝慨因葛君療疾將贈之言而觸於懷由醫而發也姑寄辭於醫醫之道大歟細歟醫之道非

大古之為醫者其人大也炎農軒后而下作之述之飛聲千載者皆大聖神仁智英傑賢人也以斯人用醫烏獲之振羽也烏乎而不大故醫之用與耕者植者並濟養人生其道畧等非甚高大而其人皆大也病乎後世之言醫者良百一而庸十九是人病醫非醫病人矣余少讀經史子傳期為用世學固不遑暇於是間時或獵觀樞素難脉明堂内照千金本草書意中有一種言也又觀諸醫師治效扁鵲倉公華陀褚澄徐秋夫輩以底

於孫氏則多契前旨又後稍覩張劉書而因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李明之言與朱彥修幷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勝國國初名家如吾郡葛氏張氏戚氏韓氏王氏猶然也今天下稱良醫師紛紛以余不習其法所不敢知然其以名者則以能持李説也持李者謂之王持張劉者謂之伯况孫以上哉邇年始得千金翼讀之益契舊聞大發蒙塞或以其旨索諸今人為之駭然亦不敢言也今人家子弟為科舉之術必持程

朱不持漢儒為醫師必持李不持前人何昔之大儒上醫甚艱有今正叔元晦明之盈天下閭巷也今稱良醫師多江南余舊有戲語謂北人之醫試以户曹版籍校計何生死者之畧相當歟噫嘻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苟合道濟世何必曰禪道不同不相為謀有語則吐亦焉知其為是為妄耶知我罪我皆所不辭微葛君也吾其鬼矣葛君生我我知報之申吾感因述吾志而已葛君字汝敬其為道吾能識其超抜髙妙所謂廓玄見

以蠲古積功力以給用者而不能指言之因稱以語人曰仁哉汝敬乎活令人之心智哉汝敬乎得先聖之道葢汝敬可久玄孫也知可久知汝敬矣

送地理黄生歸劍江序　蔣晃

相地之說豈獨堪輿家有之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書固嘗有之矣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詩亦嘗言之矣然此猶為居室言非為宅兆言也孔曾相與問答極論夫孝子生事葬祭之道顥顥然著之於書以詔天下後世

至其終篇舉送終之大節而特揭之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使所在之地而皆可葬則何事於卜正以地有美惡不得不卜以決之葬焉而不卜卜焉而不吉則雖葬而未必能盡善吾親之體魄容有不安焉者此孔子所以有安之之說也自是以來郗孟氏以及司馬氏程氏朱氏始有無使土親膚之說又有土厚水深之說又有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以為地美之驗之說又有避五患之說又有擇主勢強弱風氣聚散之說皆不過推廣孔

子之言而益致其謹重周慎之意特後來者言愈詳而意愈密耳此正天下後世凡為人子者所當尊信服行以為蓍蔡指南者也堪輿家謂凡人之賢愚壽夭富貧賤貴一切皆塜中枯骨之所為雖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世主賞善伐惡之權皆可以置而不論甚則至謂神功可奪天命可改而禍福之應速不旋日則與此甚相矛盾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然彼之業是術者但見其師資相授大率皆然遂益鼓其說以誤世人矜張誇詡飾

僞以為真以愚誑愚先後一轍雖號為讀儒書者亦每甘其愚而不之悟且自謂吾之禍福予奪皆不出其術中由是舉吾親之體魄一聽其所為以自陷於水泉螻蟻之地而不自覺曾不知彼之言固有與吾儒合者其曰乘生氣者是也曰上聚曰風曰水曰土欲堅潤云者皆生氣所以乘之由亦豈得謂為無理哉在人子者亦宜參互考究之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特不當以禍福言耳予年十二而孤先君窀穸事惟吾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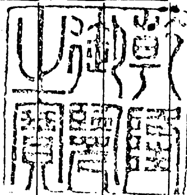
兄今湖廣憲副梅軒先生是賴於堪輿家之説懵無所知項自先母棄背朝夕皇皇焉圖營宅兆業是術者往往踵接於吾門最後鄉貢士楊仁夫以書自衡山來亟稱劍江黄生璿既而生至與之語郭景純葬書甚習間與之陟岡阜探討源委其於山川性情務求其隱顯向背之未易測識者其於壽夭貧富之説未嘗一出諸其口其人又謙而好學在吾家一閱丁副憲時雍言永豐吴愼儀之術有過人者即辭予往從之得其肯綮爲多

予家居二年生凡三來吾全每一見之輙喜其問學日新而未已庶乎可與論吾儒慎終之道而不拘拘然泥於彼所傳禍福之談者故因其佐予葬先母而歸也書此以張之且使人知予所以與進乎生者意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吳寬

人言石田公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輙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湊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閶門陸汝器

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草木禽獸果蓏蔬菜無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明文海卷三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均

明文海卷三百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百八

技術

贈饒太醫序　萬恭

余幸得視冡醫院而好讀諸外家方書其言連類洸洋若神府海藏變怪百具視其上方皆可游心駭目若鼓之攻跗之滌長桑君之方緩之為和之視豹之慰安

期之神樓太倉公之診無慮數千百家是皆誠壹所致故足述也然迷局於一體假令從遠邈則其効可覩矣通方之士無取焉余甲寅春彌月病膈以上氣冲冲觸不得定膈以下即如空囊歉歉不得實也燠之則爍凉之則憊補之則氣溢瀉之則氣耗余甚厭苦之間以語光禄吉陽先生應聲曰幸適有方士杏山山人者過我請為子視疾須臾杏山山人果至余望見杏山山人呼曰即以何方藥令已疾君曰請脉之良久曰是謂事勞

其形思滑其精血耗丹宅氣奪黄庭非九竅所入五味所生是宜劑以清化膏以五經於是三四投蓋油油然不覺病之解以去也余歡甚招山人謂曰善醫也夫善醫也夫即外方家諸所稱何以加焉山人好弈余亦時時招山人弈日有持海檄告倭盜者甚急山人輟奕索讀之既攘臂大言曰安得善擊賊如吾應城尹者為海邦擊賊余曰而尹何狀而能擊賊山人曰吾尹葉震亨氏者廣右人也尹應城時礦賊從中洲來匿城南巨麓

中尹躍馬挾弓矢出從者三人抵賊所羣賊據麓自若以其兇獷者五人絶澗奮臂持䂍來鋭不可當吾從城上觀之賊及百步尹不為動五十步不為動三十步不為動比短兵接尹令從者一發一斃再發再斃盡得五首懸馬腹而還盜自是不敢入境令安所得如吾尹為海邦擊賊余拊臂曰嗟乎此海邦獨奈何不得震亨氏而用之山人揺手曰海邦者莫須得如吾尹者不能用也葢閧醫竘者秦之良醫也張子背腫命竘治之張子

曰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夫有所委而後有所愈賊勢然也今通泰間多鹺賈四方貨物並至其民任俠地邊海倭奴亟趨其利彼民人剽悍並起遂之故倭不能得所欲是疾在膚腠者也南跨江為蘇松地下宜稻為天下饒民俗靡繁丈夫謳歌游戲女子被錦綺如恐不勝故其俗日以麗而日以脆善誨盜倭之來也如飈風而民之竄也如流水富民入郭貧民遂𨶒其家良盜莫分業無所是疾在心腹者也南為兩浙浙以北大較

如蘓松而未甚浙以南多海利浮海者千艘走死地如騖既又愚夷貿奪之利倭是用怒肆毒尤烈然累起而累逐之是疾在腠理者也故愈通泰疾易愈兩浙疾難愈兩浙疾易愈蘇松疾難審標本明緩急安得海邦大吏以其事委擊賊者如張子之委胥乎洞陽生躍然曰杏山山人善醫也夫善醫也夫去外方家諸所稱遠矣夫効則上都其功不効則下蒙其罪醫竘者有反袂而走耳語治疾得治盜山人豈所謂通方者非耶

叢桂莊牡丹譜序

朱安㳘

牡丹乃造物之鍾秀者哲人豪士往往稱賞焉然時平則縟葩麗藻油幕朱欄香輪競逐管絃疊奏以樂之繁華焉世艱則芟於芻牧毀於兵燹寒煙荒草之中敗屋頹垣之内人亦莫之顧矣以牡丹之盛衰不可以觀世道乎惟唐開元中始盛於長安太白清平調已品題之樂天詩云一叢深色花十户中人賦是也宋天聖中復盛于洛陽邵康節韓范司馬諸名家皆歌詠而愛重之

歐陽公為之作記凡三十品汴為宋皇邑去洛陽四百里花開每以充貢汴花之不逮洛陽明矣我明宣德間周憲祖于府中開天香圃以植之府乃宋大内泉甘土沃花榮茂不減洛陽每花時召府僚張筵會文儒託乘俊彦盈席飛鸞觴錯綺肴製牡丹仙傳奇流傳以為盛事昔高唐菟苑皆賓從之能賦者而楚襄梁孝不過尊貴之人耳豈如憲祖之操觚染翰為當世之作者哉然譜所載止二十餘品蓋所收者汴之牡丹耳未暇取之

異地也汴之城中土鹵而水鹹百卉不宜士庶之家罕有焉嘉靖改元數載宗人始出郊坰闢園圃藝花木爲遊息之所於是諸邸競以牡丹相尚珍求四方西至關陝南涉江淮得其絶異之品以誇奇角勝焉今皆萃之於汴矣一園所植者數萬本其品多至五十餘色自古未有如此之盛不知洛陽爲何如也予棄人也芻狗天地之間雎伏蓬茅之下拓落而約身懶慢以相成無所事乃於城東七里之邊村購得空同李公之故墅其松

竹間有存者臺榭餘址稍加修葺以為佚老之處錢塘沈青門過而樂之取淮南小山之義題其扁曰叢桂莊客有王猷之興者每過訪焉留春軒前植牡丹數百本非敢娩美名園然嘉月柔風芬馥妖冶怡性情之真覯化工之妙則一也若乃四皓之採芝七賢之醉竹淵明之賞菊和靖之詠梅皆肥遯山林取其凌霜傲雪以自勵其清操耳予之所好蓋未能脫畧綺紈之故態也暇日乃辨其色香之美惡考其名品之高下參以歐譜之

同異作牡丹譜六十二品每品詠以一詩雖詞旨蕪陋不能宣寫佳麗欲使後之覽者知余為盛世閒人無所用其心也詳述歐譜栽接澆治之法復益以今法使不遺其巧可以奪天工矣宋迂愚叟所著牡丹榮辱志亦加損益附之卷末俾宴賞者審其宜忌庶不負花神而國色天香花王尊貴不與凡卉同也信矣哉

酒籌序 朱安㳽

夫修禮敦好協義洽情匪酒莫之歡也弁側山頹昏湎

戕生匪令莫之約也陶然醺然游衍酣暢匪閑莫之適也是文雅佚豫實造物之固靳生人之厚享也不有儁偉之士難攄磊落之懷嘗試揆之通顯者有大饗大射送往勞來之宴皆執法在前三爵是矩爾乃尊卑匪齊南北異地鮮有同心兼愛以和樂也隱遯者避處山林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斗酒自勞既翕兄弟復聚比隣醉後耳熱仰天嗚嗚然而茅茨土苴鼓腹擊壤非有衣冠文談之美觀也雖竹林之飲違遠世故放情方外乃以

道汚時艱托此而逃焉惟我先君南山公以宗親而值
唐虞之盛祿贍豐腴而無簿書之鞅掌法禁疎濶得遂
詩酒以夷猶性樂名飲嘗書醉鄉記酒德頌於壁謂人
曰此雖荒唐玩世之言然其旨趣玄遠千載而下其流
風餘韻猶足以袪蓬慮而息塵機也因扁其亭曰俯觀
取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之義仍書一聯云
夢裏游三島酣中失二豪其胸次曠達如此喜與林下
諸君子遊歘洽言蘭交諧伐木易曰由豫大有得公其

有焉如梁之通人水南田公杏山谷公之謝政歸也與公風期宿協意氣相栩玄解冥筌惜陰行樂時稱為飲中三達而西原薛考功自亳寄以將進酒之作樂三公之志也公復彙韻人佳士結怡情社登高作賦述宴興懐杯斝釃傾雲烟落紙其樂何如也嘗見昔人以名士姝美製為酒牌之令者公曰昔賢豈可唱名驅使哉不如用詩有一觴一詠之義乃取唐宋詩人七言絶句五十篇有關於飲宴者復闡系其旨為飲酒之目以淇園

之竹為五十籌書之注於一筒命賓探取而飲能使觴酌不淆進止有序卓哉觴政之佳令也逮公暮齒商訂耆宿為老景會盍公自少及老每酒闌宴罷頹然醉歸丰儀爽朗虬髯冉竟尺飃飃颻颻鄉人歆羡而指之曰此太平人物也未有浹辰不飲者垂五十餘年嘉靖癸亥我公謝世未幾而章程漸嚴凡元宵燈火賓筵伎樂皆有禁防宗人禄入又復裁抑旨嗟洛無復曩之優游矣梁臺雪月宋苑鶯花亦寥落而減容色矣吁可勝歎哉

兹將酒籌彚為一帙付梓以傳倘林泉高士江湖散人有志於名飲者亦製此籌用佐罇豆之歡可以想見公之為人必興同懷之感焉

書董杏莊卷 陳九川

後峯既為董生仁題杏莊卷東洲子詳其事以示余余謂董生行其術於京者十數年及巳卯之事乃大章其業豈非天鑒明君不殺之德故畀之以活諸臣耶余固甚異董生也余甞杖時年少體羸衆獨危之既而庯

醫者又強余下之湯液入而嘔而益病矣繼同年馬子伯循為余治膏傳之瘡亦漸愈而攻拔之劑痛不可勝不絶呻吟者凡七日夜乃從東洲子逆董生入而視之與安易之膏徐而痛定越數日起拜之而生不言功余固甚異董生也今天下之民百孔千瘡待拯甚急者何可言邪滋之者不重嘔下之亦鮮矣而況於膏之邪而況於調其元而治其本邪縱有稍致驩虞而不動聲色不自矜能者蓋寡矣余重有感於董生也夫仁人心也

於時為春木華於春者江北莫先於杏疾也者仁術所先施也字董生以心甫而稱之以杏莊後峯之期之也遠矣生其思盡厥義乎余固重有望於董生也

觀物雜詠序　萬廷言

畫者作秋山平遠往往極其巧於微煙暮鳥風雨滅沒之間而傳神寫照亦灑然快覩於丰儀毛骨之表以肖乎其人可謂工矣然竟不能傳聲音於楮筆之所及詩以窮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風雲月露之變悲歡愉慼絕

抱孤踪久幽華剥之情與物之不齊咸著於篇可謂博矣然亦不能超然獨詠於無物豈兩者技止有形而已耶雖然昔人有言以有形而象無形斯至矣妙於山水者使人覽之悄然坐天姥而聞清猿飛鳥不還緘情天末說者謂其有枯淡欲無之趣則亦非淪無聲而滯有物者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夫苟至於凝神則形聲皆可意造形聲皆可意造則其接見聞之外者亦惟可意會而不可形致也顧良工苦心覽者未必盡識安知筆

墨之徑非寫希聲而詠無物者乎憲使青陽施君以所作覲物雜詠八十一章示予予愛其機竅深敏音節華暢因物造意故其意員因意造詞故其詞透葢君英敏博洽根究理要敭歷中外多熟世故與人不為岸府洞中而濶表故其詩似其為人讀之灑灑釋膠起處當所欲言至於首詠乾坤所謂來往不停轍誰是將車者則又使人當下聲容俱歇迥若有獨見獨聞者發希聲於幽渺寄妙意於象數而非徒詠於物者矣君其誠有得

於觀物者乎夫能觀無物於有物之中然後可以因應而妙乎物反觀其觀未嘗有觀者然後可以忘見而大其觀外無物象内無觀者則心冥寂然詠安從生乎是謂莫知其然而然之神此三百篇風雅所由出也嗚呼深矣君家九華而近廬嶽今功名方起青鞋布襪非所有事予山人也亦非所敢問異時侯君倦遊歸第當相與遊九華坐匡廬絶頂反觀吾能觀者為有乎為無乎與乾坤將車者果伊誰乎為一乎為二乎請從事於斯

詠矣

題何主臣符章冊　馮夢禎

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满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槖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斂之歸其柩令遂無祝辦香於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産遊吴中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

一時嗚呼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刀硃文白文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不精不能久傳况其上者乎丁貞白藏主臣符章二冊凡千餘面得之於其子真可寶也其俟而廣之萬歷乙巳夏日遊黄山雨中題

書地理況鶴岡卷　唐順之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志未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

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於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感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

水脉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陰之說也自兹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興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胔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

歟鶴岡況君精於術而能竒中者也曩余葬母實藉於右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共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説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

書筆譜冊子 李維禎

蔣孝廉公鳴貽余書亟稱吳興朱茗元製筆精良東南第一已見其筆譜則王百穀先生朱元介宗伯范長伯學憲品題推許甚至余不能書生平未嘗有手墨留人間每聽臨池家談筆美惡不知云何茗元為鴻筆之士所鑒賞定自不凡用憶古人善書者或運帚或削荆或染袖無所不佳余笑謂拙書人亦無所不可以茗元筆授余猶以烏號巨闕委諸偏枯指掌也昔吳入晉王秉枹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皆應三軍譁釦聲動天

地余怯者竊附同聲相應之義安足為若元長聲價哉

書吳生卷後　李維禎

古器法書名畫之屬有鑒賞好事二家其人今莫盛於吳越而江右自歐陽文正以後絶響矣余先世故江右性椎魯一無所知於博古迷特甚竊自附昔人聲伎之說恐好故不解爾吳生江右金谿人也以博古名往來汝頼荆郢間從者如市足為江右吐氣竊怪其何所經承一日生持卷乞余書言自少病目雙瞽矣得國醫治

之而愈余因失笑生之目能識别古物乃以此故使余從張湛受東門伯左丘明西河夫子古方當亦作生伎倆也或曰曹孟德豈有四目兩口但多知耳何乃借資於既盲之視笑道論曰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大道乎余復無以自解笑不能已

明文海卷三百十七

明文海卷三百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九

技術

琴譜序　鄭以偉

古今聖於琴稱嵇中散矣其言曰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聲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靜聽而心閒也嗟乎不佞猛心人耳惡乎

知琴乎哉雖然居恒善病謂導養神氣宣滌性情琴德最優欲時一玩苦勿習也居長安數從蕭君遊蕭君杖不掛一錢而一琴三十年每過我便鼓一曲隱几聽之則觸挩如意美音載興抑按藏摧祕弄忽發其悲悽則澤畔被放也其流喨則鴻聲蘆中也其雜然驟至萬騎集也其清虛澹宕騎玄鶴而俯視也其紆以和鄒生之律而峭以峻高山墮石也伎至此乎不知夙痾之去體已一日出譜請不佞文叙之不佞曰子譜曲乎則古曲

之亡如夢游太平引亡論即師襄七十二調八十九曲子期百二十曲五百八十弄二十八調及蔡中郎所稱青雀别鶴飲馬長城楚曲明光俱不可攷他若履霜援蜂大遁小游平陵狡兎亦多湮没盖絶而不傳者非獨一廣陵散也世所傳惟毛詩五曲十二操九引蔡氏五弄閒什一顧瞽師能終數耳是可譜者世共傳而其不傳者又無從譜也子譜音乎則正宫之絃二十九絲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黄鐘也少宫之絃四十五絲

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大吕也商絃五十四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太蔟也角絃六十三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夾鐘也徵絃七十二絲按以左無名指勾以右中指者姑洗也羽絃八十一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仲吕也正羽絃九十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㽔賓也而林鐘同仲吕重剔夷則同姑洗南吕同夾鐘無射同太蔟應鐘同大吕重勾此古音之凡也今大琴宫絃二百四十綸中琴宫絃一百六十

綸以次降而小琴袖琴各以次降亦一瞽師能終數耳夫酌絲之數而發之以手音從出焉謂音在手指當自鳴若出乎絲何事摘摟如從虛來應為鈞天若附於耳耳非繁絲此數者皆非也音果安在是其妙者不可譜而其譜者又非妙也子烏乎譜琴君曰雍門之譜尚矣顧吾傳之師而知其有不可亂者吾取不亂者譜之凡若干篇雖與古譜間有同異要之商之白雪扣角漪蘭玄鶴宜隱士羽之雉朝飛佩蘭宜曠士黃鐘之大雅宮

意之修禊宜德士不獨音不奪倫亦且調從所好令太和在宇寧無諸士者流覲予譜而知其解者哉其於古樂豈曰少苴夫傳蘖方者不必善釀也而釀之所從出兹亦琴之蘖方也已矣不佞曰唯唯君勉矣苐世諧宮意有鶴舞洞天令無之而益之以陽春廣寒商意有殘形八公令無之而益之以霜猿嘯月角意有子游夌虛令無之而益之以蒼梧徵意有南薰霜夜鴻令無之而益之以醉漁唱晚羽調有烏夜啼玉樹臨風令無之而

益之以漢宮秋惟商角二調如故而蕤賓淒涼差有增損豈門師之異歟抑亦闕疑之意也譜在負奇聽者自知之不佞即非其人予將結廬於廬山飛瀑之間冥心息念而後聽子琴

董君玉几印章叙　鄭以偉

結繩邈矣雨粟以還科斗之變凡五篆一變而籀也周以訓童而孔壁異矣籀再變而斯也秦以紀功而大篆失矣斯三變而八分與隸也上谷下邽用其捷而古書

破矣八分隷四變而章草也史游用其放而八分隷體散矣章草五變而行也德昇用其狎而正書剥矣大抵改莊而佚易煩而便至於真行草書出而大小篆益廢於今可見蟲書之蹟者僅鐘鼎之欵識而世又不用州郡印文畧用斯篆而大篆終成烏有惟於私記中往往有篆然而不識於甄酆所云六書之繆篆者何如況于保氏之教乎嗚呼難言哉蓋偃師之槃延陵之墓篆柏寢之刻栒邑之銘余不得而見之矣山鑱冢出若不盡覩

恒摹石鼓文即甄司空所謂奇字而李斯采之以爲小
篆者半已不可讀存者若昌黎集中快劒砍斷生蛟鼉
而已登焦山先鼎鼎鼎者髙也云是畢公分邑鼎爲周
物識復古雅又不及摹以歸癸丑長安偕薛天谷詣祕
書董君玉几所見君所鐫公卿大夫私記上至宸章小
璽精工神駿殆不復論而其刻畫形象必古篆是師雖
閒出已意尚方大篆有十一二叠者而大致不殊鐘鼎
不苟以已變古使人讀之猶可見大小篆之遺焉於私

記中見鍾鼎文於鍾鼎中見籀斯迹斯亦所謂存千百於一二者也嗚呼竒矣抑予謂鐫之難工者三馬好篆者漢莫如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臯一印令從白下羊丞從四下羊尉從白下入入下羊非制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識者非之謂伏無外嚮臯不從羊夫以援在漢尚爾況今去漢又若干年耶童習白紛況不習乎故博學難字形正矣然篆與他書異有反有折有正有轉有遶有圍有倒取有反取

有向背取有近取有加取減取有微加減取有上下中取有方圓取有曲直取有離合從橫取有順逆內外中間取若積柴然疎密空狹不若他書之嫵媚當使如空中有物物中有空也位置失宜不作鹵莽氣乎故堆琢難凡他書筆可喻手手可喻心而刀非筆也他書可以如印印印泥而剞劂不能如筆從手是以兔鋒易透紙背而撥鐙莫施金石也故用刀難君當萬歷初及與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黎惟敬吳明卿遊明卿偶書一添字

君曰忝下以心從水者非明卿以為一字師祕府舊印文有難解者詔輒問君君恭釋以進儕輩無能易者咸服其博雅而運字有法鼓刀有神即吾丘衍不能過固宜其獨擅一時也歟余嘗謂十指間有不壞色身殆君之謂矣雖然君遍交諸貴人恥事竿摩貧日西食淡如也長安策一蹇馬歸閉戶焚香誦法華金剛諸經以一切欲空諸所有者諺云天不以識字為賢智安知君不一切空之哉會君求言於余余多病顧作跋題河外人

姑一為之濡拂又未始不爽然思結繩之治君名鳳元爵里在明卿序中

聽彈琵琶詩序　趙樞臣

夫聲猶色也能感人亦易以移人樂於宇宙間其聲之翕合有倫者邪大雅之外爰有琵琶琵琶之作本於胡馬制自漢宮象形傳聲推前引却其樂聲之幻化無窮者邪夫聲藏無形托器以宣器具聲存因人以傳則一撚指間天之精地之靈人之情粲然具矣而况彈之者

樂府之娉婷聽之者藝林之騷彥彼其斂容按調流韻凝空咽松風而落磵泉悲秋蛩而泣嫠婦將使鵾雞聽而移時靈倀托而言事烏得不令知音者傾心擊節哉然而玉門塞外胡月紛紛潯陽江頭荻風瑟瑟即此聲也情胡為而遷思胡為而悲異哉乎聲之移人矣嘗試論之聲以器宣不以器具何則人含天地萬物之精以生凡天地萬彙交感而成聲者心咸統之惟手與耳心之所寄手之不彈耳之不聽人心之聲未嘗不存故鵾

絃急張龍撥漫拊轉關䕶索疾徐協度彈之爲美也冶容綽約黙坐叓猶側耳傍聽風恬韻幽不彈之爲美也一聲裂帛鸞驚鳯矯入耳曲傾留情奥眇聽之爲美也無絃之琴大音冥冥窒宂塞聽返乎無聲不聽之爲美也夫然則雖有彈者孰爲聽之雖有聽者孰爲賦之若余友袁魯望氏者内含純白外擷英華謂琵琶爲技誠微矣然莫非性命之旁流翰墨之支裔博雅君子未或遺焉於是春遊白下選技青樓得董氏秀華者雅善兹

聲激清音於四絃忘肉味於三月渢渢乎如聞秦女而蔑曹綱也乃賦聽彈琵琶一篇歸市吳中好事者相與咏歌之夫撫樂經之緒論闡律譜之新聲豈鮮其人乎向非涵天籟於太空翫希聲於沕穆一唱百和揄揚盛美則彈者亦子雲之玄聽者僅桓譚之知耳余故樂為之序冀諸君聞而和之

吳元定印譜序 劉世教

夫摹印之學至今日而最盛學士大夫亡不人人能言

之蓋自顧氏之印藪始昔在嘉靖中吳文氏兄弟以博雅故旁及兹藝最為有聲其上足曰王君幼和余不及見文氏兄弟而少時曾一再從幼和游幼和年七十老矣猶鼓刀如壯夫大都圓美工緻若勝國趙文敏諸私印耳即文氏兄弟所流傳者率多類是夫非典型文敏然邪自印藪出而人始知秦漢遺法於是文氏之緒息而新安何君主臣始張甚主臣骯髒負氣其游公卿間若汪司馬王司寇諸公並禮之如重客與余邂逅建業

盡發其故所手勒者幾數十帙以示余直若瑯琊邸中所覩靡非國寶摩挲竟日不忍釋蓋摹印之觀止矣名固不虛耳其稍後主臣而著者為蘇君爾宣爾宣亦産新安偉岸饒酒德當其神合足與主臣鴈行然其所得法不盡繇主臣或言故嘗從文博士游或言晚不及也其並爾宣而起者曰虎林陳君公獻公獻恂恂長者其所淵源實自新安而絶不繇二君出踰壯玉折遂不及與二君爭先故與余交頗久既殁而其所摹贈余者悉

篋笥不忍發閒閑人道摹印事未嘗不心悲公獻舌橋然而不能下也今爾宣亦且老當非復壯盛時後起之士紛如蝟毛起乘而上實難其人乃今而得之吴君元定焉元定與余同里閈少年負儁材意不屑𩕳首帖括而又負其磊塊欲用其奇以自見於世且令後世得覩其芳烈計惟有摹印一家可以冥蒐秦漢以降諸名家之心畫而其所效用且與法書名畫並流穹壤將千百祺而寶翫閟惜無已時於是結嗜精啓必欲合符昔人

乃已遂盡摹古公私璽印之嘉者與其手勒之合者為譜而問序於余余少時頗亦雅意此藝而故所交游若松陵周公謹長水李玄白諸君皆攻文章精鑒識赫然負重聲藝苑而癖與余同暇輙抵掌相對為辨晰其致得一奇語輙擊節相賞公謹遂草印說一卷見者往往祕之枕中未幾公謹竟游岱玄白與余相去不三舍而歲中不過再三見於是疇昔賞心游藝之樂亦寥寥且盡乃今覩元定譜而不覺雕篆之童心潛復戚戚且因

而有山陽聞篴之感圖欲窮而中寢將再發而躊躇者此譜行不知元定於主臣諸君孰當右席要必令印數奪色左次矣異日者有如天子采伏波將軍議詔下大宗伯釐正中外印章推擇六書之士孰能舍元定而他適哉

賞心集引

袁宏道

雨中坐草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處處覓方或敝簡冊或田翁野嫗或叅訪道侶所有丹

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祕密之症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祕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祕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諺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覔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數儲

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值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予里善談陰陽生尅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内經又若何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鄙草頭陳打封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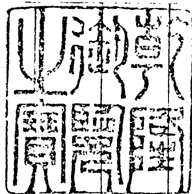
古今醫統序　余孟麟

余嘗讀黄帝書云若窺深淵而迎浮雲一何難究哉夫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古人屬意甚微窮力甚大其術洞鬼神含造化至精矣猶然喋呫睢盱蓋其慎也周之時醫師隷于冢宰歲中有稽十而失一即次其食未必人鏡於道乃斤斤守法論究經脉五胗奇胲不敢以墮有足尚焉後之業醫者較視之何如哉靈蘭石版既未有能明其說專家授受者藥性脉理病機治法尚茫如而肆炮縱合以規偶中之利又未有以稽

其失者師無所承憲無所畏以眇微幽窅不可致思之術而滅裂若此焉吁其可慨矣吾邑東臯徐君少時學儒去而學醫攻探硏極究尋諸名家謂淳于意以醫狀王叔和以脉經錢乙五臟方楊士瀛以直指論劉宅素以元病式羅益以衛生寳鑑類不可勝數然人各師其見家各顓其方辭說叢衍則譯導難簡牘浩汗則裒蓄難機指甲乙則審諦難鍼石離合則該驗難欲以提綜五行參緯十二候啓玄命之祕而施弘濟之功何繇

哉乃遠稽古哲近述名流宗旨必存小技兼録纂成一書名曰古今醫統紀衆術之所從則河濟殊派窮萬病之攸致則溟瀚同趣使讀之者如籠挫綌略掄算無遺或張旗整列而接刃廣原或銜枚循閒而決驟項刻雖奇正不常要之皆足制勝何也其法具也余聞法之示人迹而已至于不以湯液醴灑而湔洗腸胃不以鑱石炙熨而解搦筋脉非通於神明者不能與幾徐君以法公諸人而其所治病則神在秋毫每遺外而自得故從

治逆治罔不輙效其于聲稱甚著蓋又以用法而不膠於法也



明文海卷三百十八